

# 《斯特鲁布鲁格》 《慧骃》 《美好生活》

约翰·b·拉德纳

在第三卷第九章的末尾，格列佛写道，尽管国王提出了“非常光荣的提议”，他认为离开拉格奈格“与妻子和家人一起度过我的日子”是“更符合审慎与正义”的(第206页)。然后他听说了不朽的斯特鲁布鲁格斯。他“被说不出的喜悦打动了”，喊道：

幸福的国度，在那里每个孩子至少都有长生不老的机会!幸福的人们，享受着这么多古代美德的活生生的榜样，并且有大师准备教导他们过去所有时代的智慧!但是，最幸福的是那些优秀的斯特鲁德-布鲁格，他们生来就免于人类本性的普遍灾难，他们的思想自由而放松，没有因不断担心死亡而引起的精神负担和沮丧。(208页)

他对“最明智”的国王没有“聪明能干”的斯特鲁布鲁格当顾问感到困惑，于是他决定给他一些好的建议。无论国王是否接受这个建议，格列佛都决心接受“国家的建制派……如果斯特鲁布鲁格斯愿意接纳我的话，我将在这里与他们交谈，度过我的一生。”他详细地描述了他经常想象的，如果他能长生不老的话，他会做些什么。然后他被告知真正的斯特鲁布鲁格是如何生活的，后来他看到了他们中的几个。他“由衷地为我所形成的令人愉快的景象感到羞愧”，并反思道“没有哪个暴君能发明一种我不会从这样的生活中快乐地奔跑的死亡”(第214页)。

斯特鲁布鲁格这一章是对格列佛所说的“对无尽生命和尘世幸福的自然渴望”(第194页)的冷酷而有效的讽刺。但格列佛突然出人意料的决定

All quotations are from Gulliver's Travels, ed. Herbert Davis (Oxford, 1959).

与斯特鲁布鲁格一家共度余生，这并不是这部讽刺作品所需要的。这位永不停歇的旅行者第一次愿意待在原地。一旦他怀疑真的有更优秀的人——古代美德的活生生的榜样，“无与伦比的”幸福的人——他就想永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物质上，在某种程度上在语言上，这一决定清楚地预示了他后来的“决心决不返回人类，而是在这些令人钦佩的慧骃中度过我的余生，在那里我不能有任何榜样或煽动恶习”（第258页）我们知道斯威夫特是在完成第四部之后才写了第三部，很可能是最后写了斯特鲁布鲁格一章也许他把格列佛决定留在斯特鲁布鲁格家是为了说明后来留在慧骃家的决定，并帮助引导读者完成最后的航行。

我

斯特鲁布鲁格这一集似乎是为了强调格列佛第一次决定与高级生物和解时的局限性。这表明他充其量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我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这也表明他缺乏美德，对美德和智慧并不真正感兴趣在第二本书中，他第一次从道德的角度解释了他离开一个国家的决定：“我认为与我的妻子和家人一起度过剩余的日子更符合审慎与正义。”（审慎似乎是这里主要的动机；至少格列佛没有被他刚刚看到的不公正所震惊。）但当他听到斯特鲁布鲁格夫妇的消息时，他立即把谨慎和正义放在一边。他将以舔舐的方式登上王位，并斥责这位异想天开、冷酷无情的国王没有让斯特鲁布鲁格围绕在他身边；他将抛弃妻子和孩子（他表面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这次航行）。<sup>153</sup>为了与这些优越的人生活在一起。格列佛的语言暗示他将冒着生命危险，抛弃他的家庭，因为斯特鲁布鲁格是“古代美德的活生生的榜样”，可以教给他“以前所有时代的智慧”。但如果有人怀疑格列佛想留在斯特鲁布鲁格家是因为他崇拜古代的美德或者想学习古代的智慧

This anticipation was noticed by John Middleton Murry in Jonathan Swift (New York, 1955), p. 135.

☐Herbert Davis, Jonathan Swift (New York, 1964), p. 155.

\*My discussion complements Ira Dawson Traldi's "Gulliver the 'Educated Fool': Unity in the Voyage to Laputa," PLL, 4 (1968), 35-50.

Gulliver leaves Laputa because the natives neglect him (p. 173), and he leaves Lagado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see (p. 192).

格列佛说，他经常计划“如果我能长生不老，就打发时间”，这种说法很快打消了人们的怀疑。他似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有道德的人，或者他无法想象自己比现在更好，或者他对变得更有道德没有兴趣。相反，他的永生计划，就像他其他常见的成为“国王、将军或大领主”的愿景一样，主要是一个关于非道德权力和声望的梦想。

如果他有幸生在斯特鲁布鲁格家，格列佛将以三种方式为永生做准备。他似乎对道德漠不关心，但他会“不择手段”获取财富，直到他成为“王国里最富有的人”。他将学习艺术和科学，最终将“在学习上超越他人”。他还会仔细记录公共事件、王公大臣和风俗变化，从而成为“知识和智慧的活宝库，而且……”国家的神谕。”(他把《历代智慧》简化为对统治者的性格和“风俗、语言、服装、服装和娱乐的几种变化”的记录。)这就完成了他的教育。然后，他将教导“有希望的年轻人……美德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作用。”与其他斯特鲁布鲁格一起，他将“通过对人类不断的警告和指导”以及“我们自己榜样的强大影响”，努力阻止人性的不断退化。

然而，读者可能会想，这位极其富有和博学的人——这位历史宝库facēs-could的编纂者——的榜样是如何防止腐败的呢？格列佛似乎认为他会体现古代的美德；但他会在什么时候、怎样获得美德，这种美德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读者们可能也想知道，格列佛怎么能成为最富有、最有学问的人——这个国家唯一的神谕——如果还有其他更老的斯特鲁布鲁格。在这里，和《旅行记》的其他章节一样，格列佛根本没有把新的信息和经验与旧的信息和经验融合起来。他经常梦想成为唯一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现在他听到了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事，并在他的梦中加上了其他神仙的存在。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应该使他难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优等者(除非他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和毅力充分利用永生的世俗优势)。关于美德，也发生了类似的增加，但没有同化。格列佛在格拉布大星上看到了布鲁图斯和其他美德完美的例子，也看到古代欧洲人一般比现在更有美德。当他听到斯鲁德布鲁格的事迹时，他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既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生在古代，那么他们所有人都必须体现古代的美德。于是，当他想象自己是一个斯特鲁德-布鲁格时，他自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也会拥有这种美德，但他的脑子里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除了“古代美德”这个词。他的假设是，他所概述的教育会以某种方式让他准备好遏制腐败，这表明他对美德知之甚少，他很少考虑真正成为另一个布鲁图斯，也许他不在乎。

在格列佛的永生计划中，甚至看起来像仁慈或公共精神的东西也令人怀疑。他确实描述了他的言语和榜样将如何教导他人，但他似乎更被斯特鲁布鲁格生活的安全感和无可置疑的优越感所吸引，以及它免于与凡人的情感纠缠。他会“自娱自乐”，指导有前途的年轻人，但他的忠实伙伴是年纪较大的斯特鲁布鲁格。他和他的同伴们会让一些最有价值的凡人与他们共进晚餐，但时间的长度会使格列佛毫不犹豫地失去这些凡人，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下一代，“就像一个人每年在他的花园里连续种植粉红色和郁金香，而不后悔失去那些在前一年枯萎的人一样。”他和他不朽的同伴们会一起反对腐败，但他们仍然会有他们的娱乐——“看到国家和帝国的各种革命的乐趣；下层世界和上层世界的变化；废墟中的古城，和默默无闻的村庄成为国王的座位。著名的河流变成了浅浅的小溪；海洋使一个海岸干涸，而淹没了另一个海岸；许多未知国家的发现。野蛮人征服了最文明的国家，最野蛮的人变成了文明人。”他们将以完全超然的态度观看，他们的思想“自由而不受束缚”。

因此，在第三卷的结尾，斯威夫特小心翼翼地强调，格列佛认为理想的生活是一个安全的、有声望的、情感超然的不朽的人，并假设成为这样一个斯特鲁布鲁格的下一个最好的事情就是和斯特鲁布鲁格生活在一起。看到真正的斯特鲁布鲁格抑制了他“对永久的强烈渴望”，因为他意识到长寿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衰退。他对自己的“令人愉悦的愿景”感到“由衷地羞愧”，因为他看到这些愿景愚蠢地“假设青春、健康和活力永久”（第211页）。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些幻象表明他完全自满，无法想象一种完全有道德的生活。然后他遇到了慧骃，渐渐爱上并尊敬她们，并决定与她们共度余生。

正如刚才所描述的，斯特鲁布鲁格章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第四本书。首先，那些认为慧骃国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斯特鲁布鲁格的情节是为了强调格列佛在慧骃国是真正被启蒙的。根据这种说法，格列佛终于明白了美德的真谛，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第1-3卷的讽刺所指控，甚至可能学会了做一个有美德的人。甚至在拉格奈格，他也跃跃欲试地抓住与有德行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机会；但他不懂什么是美德，他只能把这些“古代美德的活生生的榜样”描绘成许多富有、有学问、见多识广的格列佛。然而，他决定和慧骃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之后，才发现他们身上体现了他曾经认为自己理解甚至拥有的所有美德。在他的想象中，斯特鲁布鲁格夫妇会告诉他，美德很重要，会阻止他和其他人堕落，但不会挑战他去改变。另一方面，慧骃通过指出他的许多缺点，通过向他展示他是一个雅虎，通过在他周围树立美德的榜样，从根本上挑战和改造他。他看到了美德的真正含义，并开始模仿这种美德。当他发现他必须离开时，他害怕“重新回到我以前的腐败中，因为缺乏榜样来引导和保持我在美德的道路上”（第280页），所以他决定找一个孤岛，在那里他可以“愉快地反思那些独特的慧骃的美德，没有任何机会堕落到我自己物种的罪恶和腐败中”（第283页）。当他被强行救出时，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对他的视觉和气味感到厌恶，因为他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完美，他知道了所有的人都是雅虎。

但不管慧骃国是否真的体现了所有的美德(就像格列佛说的那样)，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可以证明，格列佛留在慧骃国的决定与他早先留在斯特鲁布鲁格家的决定是相似的。似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整个第四卷中，格列佛基本上对美德一无所知，基本上对自己的局限性视而不见。在这里，格列佛留下的决定似乎也不是出于对美德的热爱(不管他怎么理解这个词)，而是出于对安全、优越感和情感超脱的渴望。

格列佛对慧骃美德的描述既混乱又不可靠。他模糊了道德美德和身体属性的区别，忘记了马和

人类。他钦佩慧骃国的力量、美丽和速度，似乎把这些都包括在他们的优点中，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在他庄严地报告慧骃国“被大自然赋予了所有美德的一般倾向”（第267页）两页之后，他写了一段关于慧骃国教育的文章，滑稽地证明了他对这些美德的困惑：在教育男女青年方面，他们的方法是令人钦佩的，非常值得我们模仿。这些人在18岁之前，除了某些日子，是尝不到一粒燕麦的；也不吃牛奶，但很少吃；在夏天，它们早上吃两个小时的草，晚上吃两个小时，它们的父母也这样观察”（第269页）。格列佛拿着这个让我们模仿是什么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饮食与慧骃和雅虎的饮食不同，他甚至没有每天给他的“同伴仆人”——酢浆草马驹分配两个小时的时间吃草。）在与慧骃一起生活了三年之后，格列佛对美德和道德教育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更有智慧。

尽管格列佛努力模仿“无可模仿的慧骃”，尽管他认为他的慧骃教育使他高于其他人类，但他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加善良。毫无疑问，格列佛从慧骃身上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小跑和嘶鸣。“通过与慧骃交谈，高兴地看着他们，我开始模仿他们的步态和手势”以及他们的“声音和举止”（第278-279页）。他的其他行为似乎没有改变——或者至少没有改善。

他特别声称自己学会的唯一美德是诚实（第258页），但在他宣布实现诚实的那一章开头，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自白和欺骗性的沉默，嘲笑他为真理牺牲一切的决心。

在他早期对英国Gulliver的描述中，当他告诉主人英国的马“是我们拥有的最慷慨、最美丽的动物”和“在力量和敏捷方面表现出色”（第241页）时，他把道德和physical的品质捆绑在一起。后来他忘了还有distinction这种东西。“我钦佩当地居民的力量、美丽和速度，”他写道，“这些和蔼可亲的人身上的美德使我产生了最高的敬意”（第278页）。当格列佛说他的主人“每天都使我相信我自己有一千个缺点，这些缺点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对我们来说，甚至连人类的弱点都不会被列为”（第258页）时，他心里可能也有他自己身体上的“缺陷”。至少这类缺陷——“我的脸很扁，鼻子很突出，我的眼睛直接朝前，所以我看任何一边都要转过头去”（第242页）——是他的主人指出的唯一缺陷。

他的诚实与他的慧骃国主人相似，后者实际上不会“说”

斯特鲁布鲁格这一章还帮助读者注意到，格列佛只是学会了为自己对孩子和“可怜的妻子”的持续不公正辩护，他在开始这次航行时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就像在《Luggnagg》中一样，当他讲述决心留在这个国家时，他并没有提到他的家庭(尽管他早些时候告诉主人，他离开英国是为了“获得财富，这样我回来时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了”[第243页];最后，他可以通过反思他们只是“外形和气质上的雅虎”来解雇他的家人(第278页)。即使在他离开慧骃国后，唐·佩德罗认为“出于荣誉和良心，我应该回到我的祖国，和我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格列佛仍然想独自生活。他回国不是因为荣誉或良心，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因为“完全不可能找到我所希望居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288-289页)。

斯威夫特还展示了格列佛在与慧骃生活在一起时对人类失去了所有善意的痕迹，慧骃的主要美德是仁慈和友谊。当格列佛描述现代战争的血腥影响时，他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就像他在布罗卜丁奈格(Brobdingnag)(第135页)那样，而是回忆起自己被“从云中落下的尸体碎片”(第247页)所吸引(就像斯特鲁布鲁格一样)。他想象人类和雅虎是同一物种，他经常宣称用雅虎的毛发(他的兄弟们)来捕鸟，用“在太阳下晒干的雅虎皮”(278页)来做他的鞋子。(他补充说，他所做的这些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证实了这句谚语“需要是发明之母”[第278页]。278])。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皮来自于自然死亡的雅虎，他报告说他用雅虎皮盖住了他的船，用我能找到的最年轻的皮做他的帆，老的太硬太厚了”(第281页)。因此，当这只富有同情心的酸草马说：“照顾好你自己，温柔的雅虎”(第283页)时，我们可能会想起，这只温柔的雅虎刚刚剥了(也许还杀死了)足够多的雅虎来做一艘船和一个帆，并得到牛油来封住它的缝隙，之后其他雅虎被迫“非常温柔”地把它拉到海里(第282页)。

因此，尽管他谈到了慧骃国的美德和他自己的教育，但格列佛在美德方面似乎并不比斯特鲁布鲁格章节中的他更有智慧，也没有比他更有美德。以及他留下来的决定

---

the Thing that is not," but who graciously consents to keep the secret of Gulliver's "having a false Covering" (p. 237) to his body, and to command the sorrel nag to do likewise.

慧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他在一岁时发现，和它们在一起的生活就像凡人的生活一样接近于实现他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他知道自己会死(慧骃也会死)，但他是凡人中最安全的，远离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他的无盐饮食使他非常健康;在旅途中，他的生命第一次几乎没有外部威胁;而且他身边的生物都不惧怕死亡，不谈论死亡，也不悲伤。更重要的是，尽管他震惊地发现自己和雅虎很像，尽管他对慧骃越来越恭敬，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优越的人。慧骃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比雅虎优越，是他们人类事务的神谕。由于慧骃的关注(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只是一个消遣，就像他在布罗卜丁奈格一样)，格列佛很容易得出结论，他真的是一个神谕，他实际上不仅比雅虎高，而且比所有的人都高。

三个月来，主人家里的所有成员都特别努力地教格列佛他们的语言。然后，当他开始说话或发出呜呜声时，他承诺讲“奇迹”(第225页)，并得到两个月更强化的语言教学的奖励，包括每天两到三个小时的主人亲自指导。然后他就可以讲他的奇迹了。在《布罗卜丁奈格》中，当格列佛试图通过描述英国来赢得国王的尊重时，他有机会在六天内谈论和回答问题，而在第七天，他听到英国人被鄙视为“大自然在地球表面上爬行的最可恶的小害虫”(第132页)。在Houyhnhnmland，情况就不同了。那个因为没人听他的话而离开勒皮塔的人，他对真正的斯特鲁布鲁格的主要抱怨是他们了解他的旅行不感兴趣的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复一日地受到关注;而他自己则可以用简化主义和毫无同情心的描述来摒弃人类，这些描述揭示了他决定切断与人类的一切联系。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格列佛是人类事务的先知，他自然认为自己比他聪明而敏锐的主人更有知识。(他利用他对人性的特殊洞察力，发现了有关雅虎家族的事情。[265]就像他认为，作为斯特鲁布鲁格家族的一员，他会利用自己的长寿在天文学上有所发现一样。)后来，格列佛希望停止扮演神谕(“我从不自以为说话，除非回答问题;我这样做的时候心里很后悔，因为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277)。他更喜欢让他的主人讲述关于人类的故事，他对主人创造了自己的故事感到惊奇



关于人类恶习的发现。但是，尽管他在这一点上极度自卑(“我应该更自豪地倾听[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话语]，而不是向欧洲最伟大和最明智的议会发号施令”)。[278])，但格列佛仍然认为自己很特别，因为慧骃“屈尊俯就，把我和其他同类区别开来”。他很方便地忘记了，任何文明人都会受到同样的区别。其他人都是“外形和性情上的雅虎”。但是因为慧骃把他挑出来，让他模仿他们，他认为自己只是外形上的一个雅虎；他忽略了这一点，就像他在布罗卜丁奈格忽略了他那令人尴尬的小身材一样，他不去看自己的倒影。他支持Houyhnhnm对人性尊严的攻击，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尊严没有受到攻击，因为他的支持建立了他自己的优越感。因此，格列佛在慧骃国的生活就像一个人的生活一样接近于实现他不朽的快乐的梦想。(如果是真正优秀的斯特鲁布鲁格斯，他就不会那么满意了。)作为凡人，他对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安全的。他乐于站在所谓的道德优越感的立场上分析所有的人类生活，同时在情感上与人类的一切保持超然。在斯特鲁布鲁格章节中，他甚至满足了一种看似非理性的欲望，即凌驾于整个人类之上，同时又有其他真正优越的生物作为他的“选择和永恒的伴侣”。难怪他想要留下来，当他听到他必须离开时，他“感到极度的悲伤和绝望”(第264页)。

### III

斯特鲁布鲁格这一章似乎不仅是为了表明格列佛完全不知道美德是什么(完全自满)，而且还强调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在前两本书中，格列佛的眼光明显是世俗的斯威夫特在第三本书中提到了基督教：

Even after he returns to England and announces his plan "to behold my own Figure often in a Glass, and thus if possible habituate my self by Time to tolerate the Sight of a human Creature" (p. 295), Gulliver still assumes that only his "Figure" is Yahoo, that his disposition is that of a Houyhnhnm.

Gulliver's secular character has been most fully documented by Charles Beaumont, *Swift's Use of the Bible* (Athens, Georgia, 1965), pp. 53-63, and Marin Kallich, *The Other End of the Egg* (Bridgeport, Conn., 1970), pp. 14-15, 35-37, 41-42, and 59. My reflections on Swift's use of Gulliver's secular character parallel Calhoun Winton's in

在第一章中，格列佛称自己是基督徒，在最后一章中，他拒绝践踏十字架。但在斯特鲁布鲁格那一集里，斯威夫特揭示了格列佛对十字架的重要性认识得多么少

有些奇怪的是，例如，基督徒格列佛似乎认为世界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会有审判的一天，尽管圣经中有明确的相反的陈述。第二，更重要的是，基督徒格列佛在谈论他会做什么时，有一些深刻的讽刺意味“如果我肯定能永远活着。”他“听到拉格奈格有些人永远不死时难以言喻的喜悦，模仿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基督已经死亡和复活这一好消息的反应。”斯特鲁布鲁格似乎认为世界将永远存在；即使他们想象世界有一天会结束（也许当太阳消失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知道复活和永恒在天堂（或地狱）的可能性。然而，作为一个公开宣称的基督徒，格列佛应该看到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并且应该意识到，如果他必须放弃他在地球上“对永生的强烈渴望”（第214页），他不需要放弃对永生的希望但格列佛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既不考虑堕落也不考虑复活的人，他的主要幻想是尘世的不朽。

当格列佛描述，作为一个不朽的人，他将如何帮助“防止人类本性的持续退化，这在所有时代都是如此公正地抱怨”（第210页）时，他显然不是在考虑基督教对这种“退化”（堕落）的解释或基督教的治疗（化身，以及宗教的希望和恐惧）。<sup>13</sup>迅速

---

"Conversion on the Road to Houyhnhnmland," *The Sewanee Review*, 68 (Winter 1960), 20-33.

<sup>10</sup>For general reflections on Gulliver's wholly unchristian attitude towards death, see J. Leeds Barroll, III, "Gulliver and the Struldbruggs," *PMLA*, 72 (1958), 43-50.

<sup>11</sup>The Biblical predictions are reinforced in Book III by reference to the death of the sun (the being to whom Gulliver raises his eyes the first two times he asks assistance (pp. 23, 87-88). The Laputan worry that the sun will die (pp. 184-185) is recalled in Luggnagg when Gulliver greets the King with the wonderfully comic formula, "May your coelestial Majesty outlive the Sun, eleven Moons and an half" (p. 205). So even people unfamiliar with the Bible anticipate an end to the world, if not a final judgment.

<sup>12</sup>An oblique comment on Gulliver's lack of Christian hope comes when he is told that the life he imagined as a Struldbrugg "was unreasonable and unjust, because it supposed a Perpetuity of Youth, Health, and Vigour, which no Man could be so foolish to hope, however extravagant he might be in his Wishes" (p. 211). As a Christian Gulliver can hope for much more than this, but of course he does not.

<sup>13</sup>In Book I, Chapter 6, Gulliver explain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Lilliputia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by referring to "the degenerate Nature of Man" (p. 60), without indicating what he has in mind. In Book II, Chapter 6, when the topic of degeneration

似乎突出了格列佛世俗的混乱，并通过让格列佛说他的“选择和永恒的伙伴——他将从堕落中拯救世界的人”应该是我自己不朽的兄弟会的一组，我将从最古老的人中选出一打，直到我自己的同时代人”（第209-210页），呼吁人们关注真正的治疗方法。这似乎暗指基督和他的十二使徒，因此让人想起基督教的信仰，即堕落的人不仅是在地球表面上爬行，而是被成为人的上帝所救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个典故，在它出现的地方，强调了基督教信仰对格列佛来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自称是基督徒，但却想象世界可以通过一些有道德的人的教导和榜样而免于堕落。更重要的是，他想象自己可以成为“古代美德的活榜样”，而不需要救世主，只要他有机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斯特鲁布鲁格表明，如果没有耶稣的好消息，没有希望和对最后审判的恐惧，人们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活得越久。但格列佛典型地忽略了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

在第三卷的最后一章中，斯威夫特强调了格列佛的基督教信仰的这些缺陷，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在日本旅行时成功地避免践踏十字架的努力上。从表面上看，这是对荷兰人的辛辣讽刺：格列佛的要求如此奇怪，以至于皇帝“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荷兰人；反而怀疑我一定是个基督徒”（第216页）。但斯威夫特刚刚向我们表明，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对格列佛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他让格列佛于1710年4月10日抵达英格兰，并于次日4月11日登陆，这似乎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评论。因为1710年4月10日是复活节的星期一，在这一天和第二天（也是复活节）所读的《圣典》以这样的话开始：“全能的上帝，只有你才能——

---

next arises, Swift seems to provide an allusion to the Biblical account of the Creation by having Gulliver's conversation with the King take place in seven audiences, presumably on seven consecutive days. For the first five Gulliver describes the ostensibly flawless institutions of England. On the sixth—the day when man was created—the King asks his questions. On the seventh—the day when God rested, having seen that the created world was “very good”—this giant King recapitulates all that had been spoken (reviews the whole creation), then takes Gulliver into his hands, gently strokes him, and speaks his harsh judgment on what the English have made of their noble institutions and of themselves. (Swift earlier prepares for this allusion to Genesis by having Gulliver twice tell us that Brobdnag is a land with a Sabbath [pp. 98, 106].)

圣子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为我们打开了永生的大门。14格列佛不会践踏十字架，但他忽视了纪念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礼拜仪式，他完全忽视了复活节的重要性，正如这些合集所阐明的那样。他对受难和复活的意义就像他对堕落的意义一样视而不见。

## IV

斯威夫特在第三卷末尾强调格列佛名义上的基督教，可能是为了帮助读者判断格列佛在第四卷中的反应和转变

1当然，这个日期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出于一些原因，我认为不是。首先，斯威夫特似乎煞费苦心地让读者注意到第三卷中的最后日期，以及航行的开始日期。第一版和福克纳版都将格列佛arrive于1710年Apr 1月16日在阿姆斯特丹，然后arrive于4月10日在英格兰sxtearler。这两个版本都Gulliver宣称他已经走了整整5年年零6个月”（第218页），而实际上他只走了3年零8个月。（格列佛给交响曲的信，加在福克纳的版本中，评论说印刷工“太粗心了，弄混了时间，mstake我几次航行和归来的日期;也没有assgning弄混真正的年月日或某月某日。，似乎代表了另一种试图唤起读者对这些日期和其他日期的注意。）当然，这些错误可能是smply错误，也可能只是格列佛不可靠的幽默例子。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第三卷的开头，检查Gulliver的“五年年六个月完成”，我们会发现格列佛“于1706年8月5日出发，并于1707年Apr 1月11日arrived到达圣乔治堡”（第154页）。另一个巧合是：格列佛到达圣乔治堡的时间正好是他回到英格兰的三年前。更巧合的是，1707年4月11日是耶稣受难日;所以格列佛在异国他乡的时光是由Crucifixion和Resurrection构成的。

8月5日——他离开英国的日子——离复活节远得多;但《公祷书》表明，如果格列佛在航行前参加晨祷，他就会听到一堂课（使徒行传第三章），对整个航行提供Christian评论。它描述了彼得如何治愈一个跛脚的乞丐，然后向人群宣讲Crucifixion和复活，并展望“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祂众先知的口所说的”（使徒行传3:21）。在复活节星期一，也就是格列佛回到英国的那一天，晚上的祈祷也要上同样的课。斯威夫特选择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时，心中有使徒行传第3章，这一段在书的最后一章中被暗示的方式似乎indicated，当Gulliver带着一封有国王印章的信离开拉格奈格时——“国王从地上举起一个瘸腿的乞丐”（第216页）。这个不必要的细节是对这个残忍的国王的巧妙讽刺（也是对格列佛对他的残忍视而不见的评论）。但它也呼应了使徒行第三章：“彼得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immediately他的脚和踝关节骨就健壮了”（使徒行3:6-7）。国王的印章似乎明显暗示了《使徒行传》第三章——格列佛完全忽略了基督教布道的中心意义。

当然，如果斯威夫特did选择这些日期时脑子里想的是《公祷书》，他就很难指望大多数读者会注意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典故

在第一段中，他的外科医生替代者被命名为罗伯特·普雷弗伊，这似乎也是为了提醒读者，这本书的一个关注点将是信仰。)格列佛看到雅虎在外形上与人完全相似，于是与慧骃师傅讨论为什么雅虎不如人(第3章)，后来又讨论为什么人不如雅虎(第7章);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他听到了慧骃国对雅虎起源的解释(第9章)——这些故事让人想起圣经中关于创造和堕落(以及其他事情)的描述，因此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因，为什么人们会堕落为雅虎，为什么文明人在很多方面都比雅虎更糟糕。但是他错过了这个典故，并且典型地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人。相反，他认为他们是慧骃——“外形和气质上的雅虎，也许更文明一点，有说话的天赋;但除了改善和增加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同胞们所拥有的自然分配给他们的那些恶习之外，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其他理性”(278页)。他也没有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声称看到了自己的某些缺点，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邪恶倾向和对救赎主和宗教的需要。他想象邪恶的根源在他的外部，只要他把自己从每一个“罪恶的榜样或煽动者”(第259页)中分离出来，并思考慧骃，他就会变得有美德。他开始以“最高的尊敬”和“敬畏”来看待慧骃(278页)，并试图模仿它们。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比雅虎差得多。

自给自足、未堕落的慧骃可能是一种美德，但慧骃无法治愈堕落的人。通过模仿它们，格列佛简单地学会了像马一样说话和走路——穿着雅虎皮的鞋子;所有在他身上表现出他在人类堕落本性中所占的一部分的倾向——包括他的自私、残忍和骄傲——不是被克服，而是被培养和证明。因此，格列佛甚至比斯特鲁布鲁格夫妇更清楚地说明，在他的道德堕落中，堕落的人没有宗教的希望和恐惧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卷的最后几章以各种方式让人想起格列佛在第三卷中宣称的基督教，但他从未真正理解。当他被迫离开慧骃国时，他寻求一种

---

would be fairly private; but then Swift was notoriously fond of private jokes. (In another article I will discuss in detail Swift's signi-  
ficant use of dates throughout the Travels.)

ISce Calhoun Winton, "Conversion," p. 29.

无人居住的岛屿，在那里他可以“享受自己的思想，愉快地反思那些无与伦比的慧骃的美德，而没有任何机会堕落到[他]自己物种的罪恶和腐败”（第283页）——这也许是一个讽刺的类比，一个隐居者的愿望，他退到沙漠去反思上帝。当他遇到葡萄牙水手和他们的船长时——这些人（像布罗卜丁纳格国王一样）似乎是《旅行记》中关于堕落人类的一切报道的显著例外——他没有反思他们真正的例外之处（他们伟大的人性、耐心和慈善），因此没有把他们看作希望的标志斯威夫特让格列佛在1715年12月5日，降临节第二周开始的时候抵达英国，以此强调格列佛缺乏基督教信仰和希望。因为格列佛没有纪念这个出生在伯利恒马厩里的孩子，而是迅速买了“两匹年轻的石马”，这些退化的慧骃在外形上与他留下的慧骃相似，但在智力上却不一样——他把这些马当作自己的“好马厩”里的偶像，在那里他每天至少和它们交谈四个小时”（第290页）。前三次航行中名义上的基督徒已经变成了一个偶像崇拜者作为一个偶像崇拜者，他自然拒绝与他的家人交流，他的家人“到此时此刻……”不敢擅自碰我的饼，或喝同样的Cup”（p13）。289 - 290年）

格列佛现在完全相信人性的堕落，这是他在最后一次航行之前才谈到的。但是，对于人类堕落的原因，或者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并不比斯威夫特在第三卷末尾小心翼翼地向他展示的更聪明。他仍然没有看到，人是堕落的，需要救赎的十字架。他仍然想象着

161t is never stated that Don Pedro and his crew are virtuous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n. But at this point in the book, after so many examples of the inevitable moral decay of men without religion, what other explanation can there be? These Portuguese are clearly signs of hope for mankind-but for man on his own? or for man with religion: with knowledge of the fallen nature of man, a sense of his own limitations, and a source of incentives in his hope for heaven and fear of hell?

17Gulliver arrives in Lasbon on November 5, 1715-sixteen years after his shipwreck off Lillpu-a date when evening prayers include a description of how the Thessalonians "turned to God from idols to serve the living and true God; and to wait for his Son from heaven,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dead, even Jesus, which delivered us from the wrath to come" (1 Thessalonians 1:9-10). He leaves Lisbon on November 24, when morning prayers include Isaiah's description of how in the last days "the Lord alone shall be exalted. ... And the idols he shall utterly abolish" (Isaiah 2:17-18).

关于斯威夫特的allusion此处和ironical《旅行到圣公会圣餐服务》一段，见赫伯特·戴维斯，《反讽的使用：克拉克图书馆研讨会上笛福和斯威夫特的论文》（洛杉矶，1966），第55-58页，以及马丁·Kallach，《鸡蛋的另一端》，第87、113-114页。

欧洲人可以通过一些真正有道德的人(现在是慧骃,而不是斯特鲁布鲁格)的例子来开化。他干脆把宗教撇在一边,开始“教导我自己家族的耶胡,只要我发现他们是听话的动物”(第295页)。

这就是斯威夫特在《旅行记》结尾对格列佛的描述。1735年,他又加上了格列佛给他表弟表弟的信——在这封信中,格列佛疯狂地抱怨说,人们没有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从他的书中学到他在慧骃国花了两年时间才学会的东西(然后“费尽周章”)。81)——斯威夫特最后一次暗示了格列佛所缺乏的宗教观点,将这封信写于1727年4月2日。因为在1727年,4月2日是复活节

这种认为斯特鲁布鲁格章节是用来引导读者读完第四册的观点,当然,只是完整阅读第四册的开始,或者说是《格列佛旅行记》的开始。但这似乎是一个有用的开端。这表明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是对基督教的谨慎而隐晦的论证,并说明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读者比格列佛这样名义上的基督徒更有可能理解这本书。它表明,如果我们作为读者认同格列佛的观点,而没有注意到他的世俗视野的根本不足,那么我们会错失重点,成为斯威夫特讽刺作品的靶子。

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

英国文学研究(Rice)的版权是英国文学研究的财产，未经版权持有人的明确书面许可，其内容不得复制或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多个网站或发布到listserv。但是，用户可以打印、下载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章供  
个人使用。